

周汝昌紅橋夢考證失誤

周汝昌自序

附錄 清史稿太子傳

右位 說雍正迫害所謂太子

散 百年望族瞬間瓦解

續史

此一論調作為主線 早已

楊路樵



周汝昌紅橋夢考證

楊啓樵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 / 杨启樵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6

ISBN 978 - 7 - 5458 - 0205 - 4

I. ①周… II. ①杨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941 号

装帧设计 张懿

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

杨启樵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20,000

2010 年 6 月第一版 201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 - 7 - 5458 - 0205 - 4/I · 85

定价 25.00 元

## 本书参考之周著

- |    |          |       |           |
|----|----------|-------|-----------|
| 1  | 红楼梦新证    | 1953年 | 棠棣出版社     |
| 2  | 红楼梦新证    | 1976年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3  | 红楼梦新证    | 1998年 | 华艺出版社     |
| 4  | 曹雪芹      | 1964年 | 作家出版社     |
| 5  | 曹雪芹小传    | 1980年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 6  | 曹雪芹传     | 2003年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 7  | 曹雪芹新传    | 2007年 | 山东画报出版社   |
| 8  | 红楼无限情    | 2005年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9  | 我与胡适先生   | 2005年 | 漓江出版社     |
| 10 | 恭王府考     | 1980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11 | 石头记鉴真    | 1985年 | 书目文献出版社   |
| 12 |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 1989年 |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
| 13 | 恭王府与红楼梦  | 1992年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 14 | 红楼梦的真故事  | 1995年 | 华艺出版社     |
| 15 | 红楼家世     | 2003年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 16 | 红楼夺目红    | 2003年 | 作家出版社     |
| 17 | 文采风流曹雪芹  | 2004年 | 书海出版社     |

- |    |         |       |         |
|----|---------|-------|---------|
| 18 | 红楼十二层   | 2005年 | 书海出版社   |
| 19 | 梦解红楼    | 2005年 | 漓江出版社   |
| 20 | 献芹集     | 2006年 | 中华书局    |
| 21 | 江宁织造与曹家 | 2006年 | 中华书局    |
| 22 | 北斗京华    | 2007年 | 中华书局    |
| 23 | 红楼小讲    | 2007年 | 中华书局    |
| 24 | 解味红楼    | 2007年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 25 | 红楼别样红   | 2008年 | 作家出版社   |
| 26 | 谁知脂砚是湘云 | 2009年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注:1至3为代表作。4至7为曹雪芹传。8至9为作者自传。  
10起按年月排列。

# 目 录

卷首语	1
一、撰文动机	1
二、内容要纲	5
第一章 江宁曹家无从洞悉宫闱秘辛	
——评周著《红楼梦新证》主线	15
一、红楼自传说	15
二、曹寅与康熙	16
三、雍正篡位与曹家遭殃	19
四、两次篡位说	25
五、曹家不属于太子党	27
六、雍正对曹頫期盼	29
七、代罪羔羊说	33
八、曹家罹祸之因	35
九、曹寅亏欠何时了	39
十、曹家深悉雍正篡位秘密商榷	41

第二章 周刘配钻入死胡同 .....	45
一、何以名之为周刘配 .....	45
二、周刘配自赞 .....	47
三、周刘配举例 .....	48
四、寻回失去的曹宣 .....	50
五、冯紫英隐射二马 .....	53
六、秦可卿与天香楼 .....	56
七、檣木梓宫考 .....	59
八、禛禛避讳说 .....	60
第三章 矛盾与失考 .....	67
一、前后矛盾举例 .....	69
二、考证失误举例 .....	78
第四章 各方评鹭《新证》及其对应 .....	88
一、各方指摘和对应 .....	88
二、王利器的针砭 .....	91
三、李希凡、蓝翎的贬抑 .....	98
第五章 胡适与周汝昌的恩怨纠葛 .....	100
一、《懋斋诗钞》与曹雪芹卒年 .....	100
二、抨击胡适 .....	105
三、一笑泯恩仇 .....	108
四、研红是否受胡适影响 .....	110
五、胡适是否仗势欺人 .....	112

六、胡适是否言之过重·····	114
七、对胡适的最终评论·····	116
八、偶然因素的积累·····	118
<b>杂评</b> ·····	121
一、曹寅伴读说·····	121
二、康熙厚待保姆说·····	125
三、红楼纪历时序混淆·····	133
四、史事稽年芜杂·····	139
五、雍正纒统与张廷玉篡改实录·····	147
<b>结语</b> ·····	165
<b>附录：刘心武先生《揭秘红楼梦》质疑</b> ·····	168
一、前言·····	168
二、太子弃婴秦可卿·····	169
三、乾隆皇妃贾元春·····	179
四、贾元春告密疑窦·····	183
五、弘皙谋刺乾隆帝·····	186
六、其他谬误处举例·····	195
七、书后·····	200



# 卷首语

## 一、撰文动机

全文杀青,即将付诸梨枣,蓦地想起一事,那就是“撰文动机”必须阐明;不然,会引起误解。尽管国内学术风气兴旺,林林总总的著作充斥书肆,但学术评论却迟迟难以跟进。因此稍微严峻的书评,就会引起种种猜测;执笔人有何用心?幕后有无人指使?我亲身经历过,故印象深刻。别的不表,单说我在《红楼梦学刊》上刊载文章,意想不到两度惹了是非。

第一件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国际红楼梦学会,我批评了《红楼解梦》,全文随即于《学刊》中登载。詎料引起《解梦》著者的误会,不知何处传来的谣诼,说我是学会主持人特邀而来,安排我在大会中发言,立即于《学刊》中刊登。易言之,红楼梦研究机构的上层,应付不了《解梦》,特地向海外声请援军来对付。

这未免太抬举我了,大会发言、《学刊》刊登拙作虽是事实,但并非“特邀”。

第二件是1998年,《学刊》第2期中刊出评论周汝昌先生的拙作。刊登后始终未有回应,也许是周先生雅量,不欲多费唇舌,也许是认同拙见,故默尔无语。此事已告一段落,殊料近日于网络中发现一篇为周先生辩解之文,题名:《“扫落叶”、“辟榛芜”的背后——读杨启樵的“若干问题点”》。署名史直生,刊载杂志及日期不明。<sup>[1]</sup>

为周先生辩解当然可以,问题在于态度。史氏一开头就责问我:(和周先生)“有何深仇大恨”?不止一次地问我“用意何在”?“真正用心何在”?并以责备的口吻,说我“居心叵测”,“其为人和用心,实在令人难解”等。

恕我孤陋寡闻,不知史某为何方神圣,后来读到一篇文章,才明白其人乃周先生信徒,捧之上天,说什么:“像周先生那样博古通今,却绝非一般学者所能”。不仅是“最伟大的红学家”,且是“唯一的红学家”。呼吁大家:“都应该团结在周先生周围。共同努力,齐心合作,以能者(周先生)为师”。

周先生如此神圣不可侵犯,谁敢冒渎,他就会挺身“护驾”。遭遇者我不是第一个,有类似例子,新疆师范大学胥惠民教授,因为写评周文,也遭到史氏同样责问:(和周先生)“有何深仇大恨”?<sup>[2]</sup>

---

[1] 后来发现此文来路,系出自阎肃林《甄家红楼》,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史直生与阎肃林是否同一人,不详,此书无从入手,未读。

[2] 以上俱见贵州省红楼梦学会季刊《红楼》,1997年2月第1期。

因此我必须说明撰文动机,这有远因也有近因。先说远因。1997年,我偶然参加红楼梦讨论会,才知道内中大有乾坤,奥妙无穷。心想退休后,在这方面搞搞小考证,消磨岁月,有何不可。

转瞬之间已临退休,但仍然摆不开琐事杂务,好不容易到今岁(2009年)始稍有余暇。我要履行对自己的许诺,写有关红学文章。写什么好?我以为当务之急是对所谓新红学研究作一整理。整理方式很多,如果让我来做,当首先撰写一系列红学大家评传,希能反映这一时代的红学风貌。

讨论红学家的专著已有几部,譬如刘临溪先生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深入浅出,交代得十分清晰。另一是陈维昭先生的《红学通史》,一百余万字煌煌巨制,不限于本土,连海外红学也网罗在内,值得称赏。

然而涉及某一家,均点到而止,这是通史类的分限,本应如此,不可作额外要求。

还有,梁归智先生有专传,名为《红学泰斗周汝昌》,(漓江出版社,2006年4月)。八十五万字鸿篇,较周先生自传《红楼无限情》更为详尽。而且在《写传缘起》中强调:“我确定写传记的策略,只能以‘学术’为主体。”(页2)遗憾的是拙作中言及的学术问题,并无一字道及。

详他人之略,是本书主旨。由于对象是“大家”,很容易流于歌功颂德。当然要避免。因为称得起大家,其丰硕成果早已家喻户晓,阿谀奉承的捧场文章有的是,毋庸我来锦上添花,重点该放在指摘谬误。但绝不是无的放矢,绝不作人身攻击。

说到红学大家,究竟有哪几位?各有各的看法,姑且

说,该选出哪一位打头阵。我选中了周汝昌先生。因为他年事最高,资历最深,著作最富,话题最多。且有一连串头衔,如红学大师、泰斗、巅峰、集红学考证大成者、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等等。此皆由本人勤勉、努力而得,应予以高度评价。因此,推他坐第一把交椅,相信置疑者不多。

这是远因。至于近因,便是上文提到的史某一文,引发我阅读周先生著作。匆匆读了二十来册,意外地发现不少问题,主要是历史与小说的结合部分,我与周先生的论断,截然不同。是非如何?请读者判断。

有心的读者,读完我这部书,相信即刻有一种感觉:内容似乎在议论清史、曹学,红学则比较淡薄。事实正是如此。为什么呢?其实跟笔下议论的对象有关。由于周先生的考证偏于清史及曹学,评论者跟进是当然之举。

虽然我自以为这是一部立场公正纯学术的论著,但付印前少不免有一番踌躇,因为批评毕竟是批评,须要雅量始能接受。就在此时,读到了周先生的一番话:

错谬不当,诚望指正,——摆事实,讲道理,举反证,揭破绽,有益于大家共同勉励求进。<sup>〔1〕</sup>

我相信周先生的话出自肺腑,至诚、真挚,因此毫不犹豫地付梓了。

---

〔1〕 周汝昌:《红楼家世》自序,页4。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 二、内 容 要 纲

周先生名其代表作为《红楼梦新证》，足见其重视考证。在《考证之乐》一文中，他阐述得十分清晰，说：“其实哪一行也从未离开它这一法宝，只不过名称不叫‘考证’而已。”又说：“不考无从证，得证皆由考。经济须‘考证’，医学须‘考证’，‘声光化电’，皆由考证而来。”<sup>〔1〕</sup>

周先生如此重视考证，应该滴水不漏，无比谨严。遗憾的是周著中考证失误处不一见。三十年前，王利器先生撰文指出其十大类、四十多处谬误，甚有见地，可惜周先生不能虚心接纳，改正一小部分即止。（详后）

当年王先生评论，不可能对周著网罗无遗，因此尚有批评余地。特别是周著中要义，如曹家没落、年表写实及曹家因卷入政治风波而惨遭毒手等，王评未及，拙著正可填补此一空档。尚有，王先生只评一书，拙著则包含较广，除《红楼梦新证》外，还涉及周著《曹雪芹传》、《红楼无限情》等二十来种。

周汝昌先生考红失误，大别之有以下数点：

### （一）曹家没落说

周先生断定《红楼梦》是自叙传，因此处处与历史挂

〔1〕 周汝昌：《红楼无限情》页179，《考证之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

钩,将曹家没落,归诸于康熙末造储位之争,作出独特的见解:雍正篡了太子允礽之位,曹家乃太子死党,因而遭到雍正毒手,百年望族,毁于一时。<sup>〔1〕</sup>

此一论调作为主线,早在1953年《红楼梦新证》中呈现,至今未变,笔者以为不符史实。雍正是否篡位,目前仍有争议;即使说他篡位,被篡的是十四阿哥允禵,学术界向无异议。周先生要凑合曹家没落说,硬自搬出允礽,实闻所未闻。周著中有道:“雍正四十多岁上才谋得篡位的机会。”<sup>〔2〕</sup>他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十多岁,至少已经到了康熙五十八九年。允礽早于康熙五十一年,因劣迹昭彰而废黜,羈身囹圄,说雍正篡了他的位,合逻辑吗?

## (二) 编年混淆

为了证明《红楼梦》是自叙传,周先生于《红楼梦新证》中编制了一个年表,名之为“红楼纪历”。将小说中重要情节,摘要编排于十五年内,且与真实年代对照,如:红楼第一年,当雍正二年,雪芹一岁,第一回,宝玉降世云云。

这一“红楼纪历”,周先生甚为自负,说:“它的功用非凡。”在《我与胡适先生》书中,有一节专论红楼年表,篇名

〔1〕 周汝昌先生自称:近年来觉察与雍正当对立的兄弟,实以允礽为主,雍正夺的是允礽之位。这一说法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2〕 周汝昌:《红楼家世》页467。亦见于周汝昌:《文采风流曹雪芹》页346。书海出版社,2004年3月。

竟是“年表功高”。〔1〕自我赞赏如此，古今罕有。

其实红楼年表根本不可能编排，因为曹雪芹并非写史，时间上模糊不清之处甚多。此乃作者无心之失，也可能是故意搞乱时序，隐瞒真相。故而任谁编制年表，均无法避免时序错乱。倘若勉强为小说弥补凑合，那就比曹雪芹更曹雪芹了。年表之难处，在于要求百分之一百准确。因为它前后衔接，首尾贯通，一条错，全盘错，怎能做到一无瑕疵呢？

### （三）周刘配失误

数年前，刘心武先生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红楼梦》。其后最初十八讲结集成书，名之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成为红学界热门话题。

刘书中若干重要论点，实来自周汝昌先生旧作，譬如雍正篡位、弘皙叛变、北静王原型、老太妃薨逝、禛字避讳以及曹家为太子死党等都是。此等论点，周刘又以通信方式讨论，以此力量倍增，其中倡导“秦学”，是最显著的例子。此类宣传，我名之为“周刘配”。

红学大师与著名作家合作，确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只可惜刘先生选糟粕而弃精华。上述论点原本不合理，无可发挥，是一条死胡同。

### （四）矛盾曲解

周先生著作等身，原属可喜，但往往前言不符后语，自相矛盾，例多，如《新证》叙述织造海保畏罪自尽，不误。但

〔1〕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页63至64。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

在《曹雪芹新传》中却说自尽的是织造高斌。<sup>[1]</sup> 此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始寿终正寝,自尽云云自是谬误。更遗憾的是重版问世,依然不改。

又如曹寅卒年,《红楼梦新证》说“年五十五岁”,《曹雪芹新传》却道“五十一岁中寿”。<sup>[2]</sup>

同一内容,记载分歧,令人困惑。最不可解的是同一内容,说法相异,出现在同一书中。譬如雍正排行,究竟是第四,抑或十一,周著《曹雪芹传》中两说并存,正文中作“皇四子”。注释却说根据《皇室四谱》应是“十一子”。<sup>[3]</sup>

其次,周先生解释文章,与常人不同,譬如乾隆谕大臣:(尔等)“先年办事,何等谨慎”。周先生却将“谨慎”解释为“严酷”,大做文章,说什么:“观此可见雍正待其所恶臣僚之严酷,至无‘假体面’可存,虽乾隆之善于措词,竭力周旋,亦难掩其实也。”<sup>[4]</sup> 诸如此类与众不同的阐述,也许是出自周先生独有的“悟性”,但像我们这样平庸的读者,却无法接受。

再有是周先生落笔太轻,毫不自惜羽毛。当年王利器先生指责他每页都有错误,未免言之过重,但问题频出确是

[1]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册,页6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又:《曹雪芹新传》页101。外文出版社,1992年。

[2] 《红楼梦新证》上册,页508。又:周汝昌:《曹雪芹新传》页24。

[3] 周汝昌:《曹雪芹传》页41正文,页44注解。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

[4] 《红楼梦新证》下册,页693~694。



事实。譬如他说小说中北静王水溶,与乾隆第六子庄亲王永瑆有关。当年致胡适先生书筒中曾提及,即遭反对。周先生不从,在《红楼梦新证》中加以发挥,离题万丈。说:“‘北静郡王’之‘静’字‘郡’字,即采其祖父慎靖郡王允禧之谥法‘靖’字及爵位而借用之。”<sup>[1]</sup>此说荒唐。人亡始赐谥,允禧病故于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赐谥在此之后,《石头记》早已成书,曹雪芹怎能预料十余年后谥号为“靖”,故以“北静”名王?

再举一例。周先生极度夸张康熙与曹寅的关系,认为自幼即“情如手足”,因为曹寅妻孙氏曾为康熙保姆之故。其实康熙有保姆、乳母十余名,孙氏只是其中之一。保姆受皇帝眷爱者死后得封赠,孙氏不得与。周先生作了曲解,说:“康熙己身之保母曹、李二家夫人,不能自封,必有待于其嗣位者;不料雍正夺位后,视曹、李为敌党,‘佐圣’、‘佑圣’之名号,遂不得与。此康熙帝所梦想不能及者也。”<sup>[2]</sup>

是周先生欠缺知识,抑或故意曲解,己身之保姆不得封的规章出自何书?实际上,康熙尚有乳母瓜尔佳氏,甚为优遇。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瓜尔佳氏病歿,即封保圣夫人。还有,雍正自封其保姆谢氏为夫人也是一例。

### (五) 史事稽年芜杂

《红楼梦新证》中“史事稽年”一章,庞大芜杂,达570页篇幅,占全书一半。翻阅后,觉得很多处与《红楼梦》无

[1] 《红楼梦新证》页474。棠棣出版社版。

[2] 《红楼梦新证》下册,页576。人民文学出版社版。